

★深入剖析一段特殊的婚姻下的情感裂变过程★

军婚

三叶草★著

JUN HUN

以一群军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为创作主线，通过他们在生活中历经的家庭矛盾和生活挫折及事业的奋斗，体现了新时代军人婚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借以告诉人们，以引起大家的关心和注意。书中涉及到军人的人生观、婚恋观、性格、情商，还有军嫂在各种问题和矛盾中的姿态和高风亮节，再现了现代军人、军嫂的奉献精神和他们的爱国情怀。

中国华侨出版社

★ 深入剖析一段特殊的婚姻下的情感裂变过程 ★

军婚

三叶草★著
JUN HUN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婚 / 三叶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3-2508-2

I. ①军…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9786 号

●军婚

编 著 / 三叶草

责任编辑 / 文 澜

版式设计 / 丽泰图文设计工作室 / 桃子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 / 16 开 印张 / 20 字数 / 265 千字

印 刷 / 河北省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508-2

定 价 / 3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言

作者酷爱文学，陆续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作为一名军嫂，对当代军人和军人家庭有着深刻感悟，近年来把军人、军嫂和军人家庭生活作为写作的主要题材。为提高对涉军涉法问题的认识把握，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并取得了国家律师资格认证。

这是作者第一部反映当代军人家庭生活的作品，既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又有军人家庭群体生活的观察了解，作者借助自己的善感和文采，将军人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跃然纸上。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革命军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核心价值观，宣扬了当代军嫂识大体、顾大局、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值得大家去细看、去思考。

作为反映军人家庭生活体裁的首部作品，在一些问题的认识理解上不一定很客观、很全面，难免存在一些偏差或不足，欢迎热爱军人、关心军人家庭生活的广大读者朋友，不吝与作者进行沟通探讨，以便作者创作出更好更多的反映当代军人及军人家庭生活的优秀作品。

杜厚印

军嫂



一只兔子又从山上跑下来，我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见到，再也没有初时的新奇，连绵起伏的山峦围绕着这个军营大院。当我抱着半岁的儿子，从家乡城市转过几次车，翻过几座山，伴着军歌，仰望着持枪守卫的战士走进大院，心情是畅快的、喜悦的、鲜明的。尽管生孩子时，丈夫没在身边，我坚信是因为部队工作繁忙的原因，我带着亲人久别团聚的心情来与他相聚。

丈夫初见我母子时，没有我想象的惊喜，我认为我为他十月怀胎受了不少苦，生孩子时又遭了很多罪，他一年多没有照顾我，他对我应是愧疚的、爱怜的，可是我分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烦躁。好在初到部队，好奇心冲淡了那份情绪。

他们叫我“嫂子”，这称呼亲切而尊重，让人一下成熟许多，曾经女孩子的感觉被扫荡干净，它准确地定位我是一位妇人，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一位走进军营的军嫂。

我住在院里最后一排楼房里，门前齐膝杂草，楼后面依傍着山林，山下一片菜地，是军人和一些随军家属栽种的。

好的心情没有几日就被孤独和烦躁取代，丈夫的办公楼虽在同一个院里，但部队经常出外训练，夜晚加班，常常在军营过夜，家属楼里和我一样情形的军嫂们抱着孩子相互走动，打发时间。我就在这时认识了一位名唤美眉的女人。她的女儿和我儿子是一年生，丈夫是个士官，现在想想和她第一次的交往，心情仍是愤闷的，可知当时是怎样的恼怒，你听她和我的对话：“听说你生孩子时，你老公没回去？”

“是，部队太忙走不开，你怎么知道的？”

“全基地都知道，你真勇敢，我如果没有老公陪，我从不去医院，更何况生孩子！”

军嫂

“可是老公太忙，怎么办？总不能不生吧？不勇敢也没法。”

“什么事能有你为他生孩子重要？男人找借口，说明他心里没有你。”

“我是他老婆，没有我有谁？”我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

“你老公很会聊天，常去我的理发室。”美眉因丈夫的关系成了部队的理发员，收入颇丰，令多少军属眼馋，“我生的是女儿，小亮不满意。”

“小亮很帅气，你女儿长大后很漂亮。”我敷衍道。

“帅气顶什么用？我觉得你老公比小亮强多了，要是你同意，我拿小亮换你老公。”

“你说什么？！”

“你细细想想。”她撂下这话，抱着小孩小跑离开，把愕然的我独自留在屋里，愤怒！我第一反应是要把她的话问个明白，可是她走了，我就把这问题留给下班后回来的丈夫。

“美眉说要和我换丈夫你同意吗？”听这话他大笑。“她不过是个理发的，你不觉得丢人！”我轻蔑地说。

“理发的怎么了，国家主席还理发呢！理发是顶高尚的职业，专管人家头脑的事。”他没事人似的边吃饭边说。

“这么说你和她有关系哟！想离婚哟？”我气极而泣，将碗摔过去，怀里正吃奶的孩子大哭，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部队领导来调解，丈夫的科长是其中一员，性格温和，语言也是中性的，不解矛盾，“你有啥证据说你丈夫和美眉有关系？”

“美眉自己说的，你问她！”

“我问她，她说和你开玩笑。”

“玩笑能这么开吗？这是在破坏我的家庭！部队要调查！要给个说法！我生孩子时，他为什么不回家？”

“不要斤斤计较！你生孩子时正赶上部队忙，怨你生不逢时。”他语调平淡，我则更加烦闷，受了委屈还要落人话柄，像腹内疼痛，大便排不出一样憋得难受。

这怨气自然发泄给回家的丈夫，他则更有气：“你不要无理取闹了好不好？你知道吗？领导开始调查我！”

“你不做坏事，害怕调查吗？”

“我做坏事，你可到法院告我！”

“你是军人，先要领导管你！”

“你影响了我在部队的前程，你知道吗？”他恼羞成怒地将拳头砸向我，我鼻青脸肿，他看重他的前途胜过我母子，他既然对我是没有感情的，又为什么要娶我？虽是经人介绍的，可也交往了一年有余，我心碎片片。我审视我的婚姻，大学毕业，没工作几年，单位便垮掉，岁月蹉跎，到了可谈论婚嫁时，为遂了父母的心愿，经人介绍，认识给我印象还不错的他，结了婚，是了解不够吗？怎知他是这样的人呀！错矣！悔矣！

天地像倒掉了，生活变得无序、无趣，而美眉的生活却变得兴高采烈，她还多了个特别的动作，就是每日经过我家门前时，总是要唱上两句。频繁地吵闹使原本就很少回家的丈夫索性搬到办公楼住。

秋来了，山林中的夜风象狼嚎一样拍打着后窗，我抱着半岁的儿子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声，恐惧、孤独，只有偶尔路过的军车声，才让我觉得这不是荒郊野外。部队生活是供给制。丈夫不理睬我母子，生活也成了问题，只好到办公楼找他。他出差了，招呼也没打一声，他的领导出面帮忙解决了口粮问题。

这个基地在扩建，战士们在门前拔野草，他们逗着儿子玩，好心地告诉我：“别得罪美眉！她有关系，我们的头发都必须耍她理，比市价还贵，还要求我们半月理一次。”我概算一下，乖乖！美眉的月收入超过一个市长。

那一年旱情很重，部队每天靠军车从外面送水生活，傍晚，家属楼的家属都要提着桶从车上往家运水。我是用一个大盆装水，因为儿子的尿片要洗，所以多提了几桶，刚学走路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因玩水头扎进盆里，呜哇、呜哇地喝着，待我提水回来，他已被生水呛得不轻，我抱着儿子，流泪无声，我怕我的哭声又会让楼上美眉嘲笑，而我则更加心痛。

我唯一的趣事是抱着儿子，去山下看野兔下山，儿子很开心，我却日渐麻木。夜晚，儿子入睡时，看着他可爱的小脸，思绪万千，用纸和笔述说着感受：

儿子

妈妈爱你胜过自己的生命

军
娘

现今的生活陷入困境
想维持
苦痛又迷茫
要挣脱
无力且无助
秋来的风冷
人心怎奈何
你的爸爸是个军人
都说铮铮铁骨
里面是柔情
我感到的却是剑气不泯
能和我言语的只有你
妈妈的内心是风雨雷电
外面的天空是日月星辰

他出差回来，是和他的几位领导一起，有位领导送了一摞马列书籍给我，说：“小张，多读些好书，心情就开阔了，别无理取闹！小王是个好同志，工作努力、认真，前途远大，你应多支持他的工作，多理解他。”

他的科长应和着：“是呀，不要捕风捉影！小王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我没说他是什么种人，我只是在说事。”我解释。

“你看你的儿子多好！有儿子就有干劲，什么也别想！只管带好儿子，小王就会爱你、爱这个家。”说话的领导是个山东大汉，他讲得很投我的意，我觉得他人很实在。

送书的领导说：“做妻子的要学会持家，你瞧你家多乱！”他指着旁边儿子的尿片。

“是。”我和其他领导一起答。我注意到他肩上的五角星比科长和那个山东人多，丈夫称他“司令”，是这个部队最高层领导，我心下愧疚，家中小事烦劳一位日理万机的领导是我的不贤。

我不知是不是因为领导的疏导，丈夫过了几天下班回家的日子。而美眉的歌声这些日子没有了，她的丈夫小亮，原本是给某大领导开车的，被抽调回营区，不知是不是因为担心美眉红杏出墙，家属楼的嫂子们议论，

部队领导处理问题方式很直率。

冬来，密团团的雪花在半空里转，连绵的银山、玉树盖住了地面的不平 and 丑陋，拓开了心中清凉的境界。部队在山中，天气彻骨的凉，周围彻骨的静。部队又发现发票，我告诫丈夫：“不许去美眉那里理发！理发票送人！”

“你别无理取闹！领导要检查军容！”

“搭车去县城理发！”

“扯淡！”他说完摔门就走，其实生活在一个院里，怎么可能不接触，我不知当时自己的思想拐进哪个旮旯里，丈夫理发回来，我怎么看都别扭，美眉那天走到门口又开始唱歌，我终于气愤难忍，又把丈夫骂回办公楼，科长又来劝说：“你这样影响真是坏，总是吵！”

“我难道愿意吗！你们为什么不去责问美眉，她做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我来气。

“她只是和你开玩笑，你想得太多。”

“玩笑能那么开吗？她在破坏我的家庭团结，你部队不处理，姑息迁就，反来责怪我！”我据理力争。

“小张，很多事情无法处理，多忍让！”科长叹了口气，我知道他指的是美眉的关系不好处理，我略微消了些气，人情事态我了悟，可是丈夫态度恶劣，科长说回去好好批评我丈夫，看来最终伤害的只能是我自己的家庭，我悲在心头。

年来了，儿子却生起病，感冒发烧，不到一岁的孩子，营养不良，像《江姐》里的小萝卜头。整日生气，我的奶水枯竭，只能给孩子喂蒸熟的胡萝卜，其他的饭食，一是我厨艺不好，二是因为没有好的心情，做得难以下咽，是我的无能与无力牵连了孩子，他回来和我一起照顾孩子，过了一个焦心的春节。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春雷一震，转眼就是蓬勃绚烂的春时，部队又开始艰苦的春天野营拉练，部队大院空旷而寂寞。小亮也去拉练，我丈夫因部队工作需要而留守。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自学考试，需要回趟老家，让婆婆来部队帮带孩子，婆婆也想看孙子和儿子，来到部队。没承想考完试回部队，婆婆的话将我夫妻的矛盾推向一个高度，“就是你走的

军
婚

那天我见的四喜，到现在不见人影，楼上美眉的妈也找美眉，她的孩子一两天没吃奶了，闹夜，吵得我们也睡不着。”我丈夫名唤王四喜，我听此话，丢下婆婆和孩子直奔办公楼和理发室，不见那两人，有人告诉我：“王四喜有急事公差。”那么美眉呢？她能有什么事需要丢下孩子？

婆婆没等王四喜回来，就要回老家春耕，走时唉声叹气，王四喜和美眉是同一天回到部队，那一天部队拉练结束，小亮也到家了，王四喜进家门，我将扫把扔向他，大骂：“你怎么还有脸回到这个家？”

“我做什么了？你神经病吗？”

“你和美眉跑到哪里去了？”

“我出差去了，她去哪里，我怎会知道？”他理直气壮的样子，让我觉得他不可理喻。这时，我听到楼上的小亮和美眉也在吵，楼上、楼下，孩子哭声震天，好心的家属过来劝架，服务社的刘嫂硬把我拽到她家，刘嫂丈夫也是个科长，他说：“弟妹，四喜马上就要升级，竞争很厉害，你一闹对他很不利，部队领导很讲原则，要顾及面子。”

“里子没有了，还要什么面子？品德不好也不能当官！”我余怒未消。

“弟妹要听劝！你不能和美眉比，亮子就是个士官，不牵涉升官，四喜就不一样，再说美眉有关系，四喜没有，吃亏是你们，我们和四喜关系不错，才和你说掏心的话。”刘嫂诚恳地讲。很快，她的话也真的应验了，四喜由于处理不好家庭关系，被推迟一年提级。美眉的理发店生意日渐红火，领导们对美眉的评价也在提高，说她技术高、手法好、服务到位，胜过街上高档理发店。理发室由原来的一间扩大为两间，解聘了和美眉一起的一个战士理发员，说那战士不会说话，标准的军人平头理得不平，那战士哭丧着脸说：“美眉没来时，我已理了两年发，不是很好吗？”没人听他的话，生硬的北方口音，哪里比得上美眉的吴侬软语。

王四喜恼羞成怒，“你来部队以后，尽给我添乱，你回老家去吧！再说我的级别也不够让你随军的条件，你住在部队不合规定。”

“不够条件的，住在这里的有十几位呢！亮子只是个士官，美眉就更不够条件靠部队供养，还在这里理发，不纳税，牟取暴利。”

“人家有技术，在这里工作。”

“会理发的战士这里有一个连，为啥不用，还让战士自己掏钱，高薪

养一个无关的人吗？再说，美眉的品德恶劣，部队是讲品德、讲觉悟的地方，那种人不能留！”

“你说人家品德不好不算数，领导说她好就行，让你走就走！别在这里瞎扯！”

“好，我走！谁离谁都能过！”面对这样一个男人，自尊被他踩在脚下，但总还要留一点生存的自我。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离了王四喜我还真没法生活，公婆年迈，总是生病，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帮我带孩子，单位的低保不够孩子买奶粉，只能靠四喜寄来的钱维持生活。我们住在单位原来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房子是冬天漏雪夏漏雨。同学萍来看我，她是和我一起毕业后在这个市里工作，父母也和我一样，远在异地乡下，嫁的是一位做保险的，我告诉萍我和四喜闹矛盾的事，萍说：“军嫂难做，谁都知道，当初我提醒过你。”

“我当时想，不就是分多聚少吗，那也没什么，反添了浪漫，再说，我和他矛盾的原因不是始于他是不是军人，是源于他个人的品德。”

“别过早给人盖‘道德’的大帽，是不是一场误会？夫妻长期分居，误会难免，何况又有人搞鬼。”

“可是，四喜对我的态度很恶劣。”我的痛仍在心头。

“这只能说明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对，他那部队的领导也一样。”萍是她所在单位的工会领导，说话的派头也很有领导味。

“这不能怪别人，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叹声道。

“自己想明白最好，军人的感情大都是粗线条的，这大概源于军事训练，四喜按月寄钱给你，说明他很有责任心。”萍分析。

母亲来电话邀我回娘家，见面就唠叨：“跟官不自由，自由不跟官，四喜也是没法才让你回来，你怎么能在领导面前说自己丈夫的不是呢？真

军
婚

是丢人！”

“王四喜对你说什么了？”我一听就来气。

“他没说什么，就是让我劝你，别再胡闹！”

“他都做了什么！你问他没有？我被他欺负了，他还恶人先告状！”我越说越恼。

母亲见我怒目狂吼，摇头叹气：“做了人家的媳妇，不像在父母身边，脾性要收敛、忍让！”

母亲忧伤的语调让我愧疚，她茹苦含辛地供养我读完大学，至今，我仍是她的忧愁和负担，因为我没有好的工作，而今，又因为我的婚姻。对于王四喜我不再仅仅是恼怒，内心升起莫名的厌恶。

在娘家我一直住到年末，时间淡化了那份记忆，王四喜在春节的前两天来接我母子，说回家过年。他的肩上多了一个五角星，是升级了，炫耀地和我的父母讲部队里的事情。父母的脸上是讨好巴结的表情，我则如饭中落了个苍蝇。

在婆家生活，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我则不知与他们有多少感情联络，公婆疼爱孙子，我做埋头干家务活的媳妇。但是这种状态到大年初一就难以保持，起因是王四喜，他自从回到家那天起，夜夜在麻将桌前熬战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孩子吵他睡觉，他怨我，我顶他，脾气暴躁的公公指着我骂：“你就做不了一个好媳妇！在部队闹！回到家还闹！”这语气是对我早就心存怨怒。

“是我闹吗？你有没有问问原因？”我真委屈。

“家和万事兴！你是有文化的人该懂道理！”

“到底谁不讲道理？”

“妈的！我打你！”老头冲上来，对我举起拳头，怀里的孩子被吓得大哭，他咬着牙，看着孩子缩回了手，婆婆和小姑子一家在外剥花生，一言不发，王四喜将被子蒙着头仍躺在床上。

我抱着孩子又回到那间单身宿舍里，在大年初一，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他用不标准的发音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那首歌。

不知王四喜什么时间回的部队，路过我住的城市，没来看一看，经济上也停止了供给，我断粮了。

春荒是过去的传说，竟发生在我身上。我从萍那里借了两百元周济生活。这一年春天，春风不温柔，春雨也不缠绵，感冒也特别，取名“非典”，大自然以震慑与敬畏的方式向人类发出了警告。萍也在和她的丈夫生气，骂道：“人心坏了，自然环境被破坏，发人瘟！这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我见她日渐凸起的肚子，说：“别生气！注意胎儿！”

“他好没良心！我怀孕了，他居然背着我去搞小姐！”萍气噎。

“怀孕期间不要生气！”

“我决定打胎。”萍脸色凝重，我一愣，但无言，我理解她，萍堕胎的那一夜，狂风大作，掀翻了我那原本破旧的屋顶，我抱着儿子，缩在小屋不漏雨的一角，过了一个不眠夜晚，思绪着今后的日子，反复斟酌，最后决定去部队找王四喜。照顾妻儿是他的义务，这样想着，我又抬起原本低下的头。

连绵起伏的大山又将我母子纳入怀中，还是那个大院，那所房子，在科长陪同下，王四喜回来了，算是接待了我母子。

“好好过日子！支持四喜工作，明年你就够随军安置的条件了。”科长说完这话，又给四喜递个眼色后，离去，王四喜抱过孩子：“别再闹了！我没做错什么。”你听听这话，“错的难道只有我？”我直视他。“你看，又想吵！”我咬咬牙，吞下后面的话，我是生活不下去来求他的，是在他的屋檐下生存，强忍着眼泪回厨房做饭去了。

我来部队的第二日，部队下发防“非典”的隔离命令，取消了正常的外出训练，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不准人员流动，大院里的官兵比原来多了，看起来也没有电视上报道的那么紧张。还有就是，这次回来没听见美眉再对我唱歌，她的妈妈回老家，换来她婆婆，美眉和她的婆婆战争不断，无暇顾及气我，我和四喜暂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

刘嫂这段时间较清闲，常到家帮我带孩子，“买东西的人不多吗？”我问。

“人出不去，买货的比原来多，只是卖东西的嫂子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为何？”

“又有两个军嫂随军安置到了服务社上班。”

“随军安置只能到服务社吗？”我因听科长说我明年也够条件，关切地问。

“原来是，现在服务社已经满了，再也装不下了，听说部队领导正在和地方协调部队军属安置的事情。”

“过去没有协调过吗？”

“协调过，力度不够，没结果，现今部队扩大了，家属增多，部队自己解决不了，只能靠地方。”我听这话，略微松了一口气，我可不愿被安置到那服务社去卖东西。

“亚可，部队又开始评选优秀军嫂，你知道不？”刘嫂很神秘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评法？”我好奇。

“大家评，标准是要支持丈夫工作，热爱部队事业，孝敬老人，勤俭持家，等等。”

“我是不够条件了，嫂子你还行，听说科长曾经加班到12点，你给送了八个荷包蛋到办公室，在部队被传为美谈。”刘嫂呵呵地笑，很自豪，很淳朴，如后山的山菊花，不讳饰、不雕琢地开在人间，根深几尺，叶发几度。

“亚可，想啥呢？”

“做军嫂苦吗？”我回过神来。

“现在好多了，没随军那阵，在老家，不只带孩子，还要照顾病在床上的公婆，家里家外，男人女人干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做。有一次孩子发高烧，半夜里，黑灯瞎火，我背着孩子四处寻医，乡村的狗差点把我吓死，一言难尽哟！”

“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好了吗？可是科长一星期也难回一趟家，孩子又在外上学，你不孤独吗？”

“这叫熬出了头，孩子上了大学，你科长又有事业，有啥活干不了的，还可叫战士帮忙，女人到这分上该知足了，什么孤独呀？只要心在一起就行，哪有男人整天围着女人转？那样的男人也没出息！”

听刘嫂一番话，我真惭愧，婚姻中我太过考虑自己，而刘嫂心里、眼里只有她的丈夫、孩子、家庭，她已经做到了和丈夫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刘嫂被评为优秀军嫂，上报军区表彰，“八一”节那天，领导为她佩戴红花，送奖牌，她激动不已：“我是真爱我丈夫，爱他的一切，更爱他爱的部队，是部队让我幸福，我感激不尽。”

这话别人说出来，我会觉得牵强、虚伪，可是刘嫂发乎于心，如蓄满水的河流自然溢出，唱着这样的歌谣：

我实在不知荣誉
只为爱
植下一棵树
那是我的义务
浇水、灌溉、盼它成材
开花又结果
自然得成就
请把高贵的奖牌给情爱
在洒满阳光的秋天里
采摘果实



重阳佳节时，部队解除隔离，而那日，楼上的小亮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身负重伤，被部队授予二等功。他的妈妈心疼儿子，哭道：“你拿命玩，想到老娘没有？”小亮被绷带裹紧的头，只剩下的嘴巴、眼睛笑咪咪地说：“好事！妈，哭啥！”很多战士羡慕不已，“小亮真走运！这立功的机会我们咋遇不到？”我张大嘴巴听着他们的怪论，对军人更深入了解一层，战士，生而为战！荣誉重于生命。

春节，四喜留队值班，我母子第一次在部队过年，也是第一次接受部队首长的慰问。晚上，礼炮放后，机关食堂的大厅里热闹异常，所有留队人员都在这里会餐，十几张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晚宴开始前，政委

讲话，他先是总结部队一年的成绩，什么拓了多少荒山，绿化多少植被，做了多少大规模军事演习，搞了什么军事科技攻关，等等，然后是祝福来年，最后，他走到我们军嫂桌前说：“你们要向刘嫂学习，爱丈夫，爱部队，我送一副对联给你们，上联是：随军、随党、随丈夫，携手铸诚信如鼎，下联是：爱国、爱家、爱老幼，同心织和谐似锦，横批是：夫唱妇和。”

“这不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吗？还有男女平等没有？”说话的人名唤甜心，她来部队度蜜月，她丈夫是机关食堂司务长，叫长生。

“男女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平等。”陪同政委的一个政工干事说。

“中国妇女早已解放，解放我们的你们竟有这样的想法？”我说，政委听后却朗声笑道：“这个争论是永久的历史话题，辩不清楚，留待以后，今晚好好吃菜，开心过年！”

四喜在大年三十夜，值班站岗，这也是部队惯例，平时都是战士站岗，过年时干部替代战士，体现军队的爱兵思想传统。

过了年，部队领导把安置随军家属一事提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四喜回家，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亚可，你不一定能报上名。”

“不是已够条件了吗？”

“够条件的人太多，地方就业市场不乐观，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是问题，况且，这些嫂子们，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又大，地方单位不愿接收。”

“我也是大学毕业，有技术，有专业，和那些嫂子不一样。”

“可我的级别没有她们的丈夫高，安置是按这个排名次的。”四喜说的是实情，部队是严格的等级分明制度。

“看以后情形再说吧。”我反安慰起四喜，他一筹莫展，我渴望有一份好的工作，原单位的破产，这几年的失业，一直是我心中的痛，这样的就业机会，我不会放过。

几天后，刘嫂兴冲冲地告诉我：“亚可，没想到我排名第一，是那优秀军嫂的奖牌起的作用。”

“应该的。”但我讲这话时，心里却是酸酸的感受，很无力。

为了这个安置，部队和地方政府的来往比原来密切了。虽然安置是国

家援军的政策，可主动权在地方政府手里，人家拥不拥你，安不安你，都是有一堆正当的理由。部队领导心知肚明，为了部队和谐，战友情谊，他们不得不放松他们一贯绷紧的严肃的面孔，软下他们用来喊口令的高亢声音，低下他们挺直的腰板和高傲的头，去和地方官爷们商谈。

由于人数太多，部队领导决定分批解决，我被列在最后一位。

直到五月底，费尽周折，第一批总算被安排好，因为单位在距离驻地市区几十里外的市里，所以，刘嫂上了一个星期的班才回来，我忙去看她，问情况，谁知她叫苦不迭，“被分到一个纯净水厂里，每天下车间扛水，还要上夜班。”她说着撸开肩膀给我瞧，那里被压得红肿青紫。

“开多少工资？”

“说是五百元一月，也就是地方低保水平，唉！还不如待在服务社。”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服务社不是长久生计，在地方有个单位是为今后长远打算。”我劝慰刘嫂。

“我也是这么想的，再苦也比过去在老家干农活强，我不怨。”她宽厚地冲我笑道，我突地想起《莲花经》中一句“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可说刘嫂的心境。

晚上，我告诉四喜刘嫂的情况，四喜淡淡地说：“刘嫂那工作，还是科长拿出两个月工资请地方领导吃饭后才争取到的，现在有好几位嫂子只是挂个单位，根本不给活干。”

“上面有政府的命令，下面的单位也敢抵抗？”

“你没听说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听这话我不免对自己未来的安置担忧。

第二批的安置还没弄好，部队又开始为配合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练，世界不太平，维和部队一批又一批开出，恐怖分子活动猖獗，部队丝毫不敢懈怠。

我的儿子这时在学走路，看着他不稳的步子，听着他稚气的儿歌，我的心里充满幸福，虽然四喜不在身边，但我的日子充实而快乐，不再孤单。

孩子，你给予妈妈最深的人生启迪

在你如海般清澈的眸子里

军婚